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音乐人生:名人访谈录/万年华主编. —上海:上海教育出版社, 2003. 4

ISBN 7-5320-8644-5

I. 音... II. 万... III. 文艺工作者—访问记—中国 IV. K825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3)第023657号

音乐人生

——名人访谈录

万年华 主编

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
上海教育出版社

易文网: www.ewen.cc

(上海永福路123号 邮编:200031)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商务印书馆 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16 印张 14 插页 4 字数 223,000

2003年4月第1版 2003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-12,000本

ISBN 7-5320-8644-5/G·47 定价:(软精)23.00元

序

《名人与音乐》是音乐频道在1999年至2001年开设的栏目，每周一档，每档20分钟，主要是采访文艺界的一些著名艺术家、歌唱家、舞蹈家和当红歌星、影星等，请他们谈谈对音乐的理解，影响一生的名曲，成名背后的故事等。由于被采访者都是观众所熟悉的名人，有些甚至是家喻户晓的昔日或当红明星，他们的一言一行均是人们关心的话题，所以，这档栏目的收视率经常在频道内名列前茅。现在，编导万年华将当时的采访整理成书出版，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。

万年华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，进音乐频道后编导过不少栏目，除《名人与音乐》外，还有《第一琴房》、《晚会集锦》、《春江乐夜》、《中国乐坛》等，还拍过MTV和音乐专题片。而《名人与音乐》是她花费心血较多且反映较好的栏目。由栏目而成书也开了音乐频道的先河。

作为《名人与音乐》的监制，我是这档栏目的第一个观众；现在，我又有幸成为本书的第一个读者。相信其中记录的名人们对音乐的理解，对生活的感受，对艺术的苦苦追求，对人生的不同态度，会对读者有所启迪。

金建民

2002年9月23日



韦唯

我在卡内基

唱超前的 歌曲



韦唯：所有热爱音乐的电视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！我是韦唯。

主持人：能先谈谈你对音乐的理解吗？

韦唯：我听音乐是按心情选择的，比如有一天正在读书时，我喜欢放一点爵士乐，舒缓一点的，这使我的情绪可以流淌。有一首歌曲，女歌手的名字说不上来，歌名叫《The time say goodbye》，特别优雅。这个时候我喜欢把蜡烛点好，一边听，一边和家人共进晚餐，我喜欢这种温馨的氛围。我还喜欢听交响乐，尤其在工作很紧张的时候，觉得交响乐真的会给我一种放松和激励。当然，这只是现在我愿意听。我小的时候，也是坐在那儿，想提高自己的修养，但怎么就听不进去呀？现在真的是很喜欢交响乐。真的，我感觉音乐能开发人的大脑，尤其可以开发婴幼儿大脑。我孩子刚出生时，也给他听音乐，据专家讲这有利于婴儿将来长大后学数学。谈到孩子们，我愿意给他们听交响乐。一个是为将来学好数学，另一个是他们也爱听。奇怪了，我那小孩才两岁多时，他就站在那儿问：“爸爸这是什么音乐？”孩子的爸爸也爱听这个，就说：“这是小提琴、大提琴、管乐，瞧！长笛出来啦……”他们站在那儿能听四十分钟左右。而让他在电视上看，给他讲，他也能听一个小时候。他还爱听的就是妈妈唱的歌曲，只要妈妈放别人的CD，他们就上楼换了，我说我自己生了三个小歌迷，全都要听妈妈的CD。三个小孩中，老大快七岁了，四月一日要给他过生日。老二生日刚过去，但没顾得上给他办，因为是二月二十九日，我已经回中国工作了，孩子的爸爸又去了布拉格，所以准备晚一点，等我们都回家的时候，跟他一起过。老三到夏天也三岁了，他们现在基本上讲的是英文与中文。而大一点的两个孩子都开始讲瑞典话了。尤其是老大，我经常听他跟爸爸讲瑞典话，看他俩不知道说啥，也深深体验到孩子的爸爸在听我和孩子讲中文时，也会迷惑我们在“说什么呢？”于是，我俩就笑他，现在他跟爸爸说瑞典话，我也听不懂



了。他还用瑞典话逗鸟。我们家养着两只鹦鹉，他说“你这个小鸟，我告诉你，我们家可是吃鸟的，我们做鸟汤。”因为是瑞典的鸟，他就用瑞典话吓唬鸟。

主持人：能说说和你的先生是如何认识的吗？

韦唯：我认识他的时候，他就住在瑞典。当时他来中国，是瑞典政府派他来做特使，看有什么东西可以带到瑞典，那时他们有个大型的国际文化节。他当时还在中央音乐学院讲学，在认识我之后，他不得不牺牲自己的事业来帮我。一晃就是六年过去了，等于他自己的事业基本上闲置了。现在，孩子们也上学了，但在这边又没有户口，因为超生嘛，所以三个月签一次证，我也没时间去。瑞典教育环境很好，又安全，空气、环保也很好。这样我的心绪就比较安定了，孩子们也有一个健康的环境，他们在那儿确实很少生病。我在北京住时，经常感冒。

主持人：尽管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，但你的身材、精神状态都很好，有没有什么保养的秘诀？

韦唯：首先心态很重要，心底要坦荡。心理学家讲，如果人心事重重，那他的面部就会出现阴郁的感觉，这会影响人的面容。举个例子：“文革”时期，人受的压力很大，那时的妇女三十岁就像现在的四五十岁的样子了。因此，心态我觉得是第一位的，第二就是化妆品最好少用，会刺激皮肤。而像我们这种生活没有规律的人，就更要小心。还要注意饮食结构，不能偏食，我想最主要的就是这几样吧。

主持人：你已经有三个孩子了，真令人羡慕，能告诉我们你孩子们的情况吗？

韦唯：生第一个儿子的时候，就想要个女儿，因为我和我先生都喜欢女儿。他是对女性非常崇拜的一个人，觉得女性就是比男性棒。在他看来：女性能这样，能那样，而我们男性总是比女性智力开发得晚；女性成熟得早，智商也成熟得快，所以真想要个女孩，长得像妈妈。同时，我们两个的遗传也能给女儿很多优点。我就想如能生个绝代佳人出来，再继承我的嗓子，那我可是对人类有了一大贡献了。

主持人：你还会再生一个吗？直到一个“绝代佳人”出现？

韦唯：不，事不过三。人的精力有限，如果是一个孩子，你能把全部精



力给他，两个就得把精力分开，三个还得分开，而每个孩子在你心中都是最重要的。除此以外，我还有自己的事业，还有爱人，都需要时间，而人就那么点时间。

主持人：去年，你在斯里兰卡、澳大利亚跑了一圈回去，孩子还认识你吗？

韦唯：认识，一问妈妈，就往墙上指，墙上有我的照片。

主持人：你经常在外边跑，对孩子的教育和亲情会有影响吗？

韦唯：没问题，只要我们在家的话，二十四个小时都在一起，就是外出也老通电话。儿童心理学上讲：母爱是可以代替的，就是说家里有很专业的阿姨的话，是没有问题的。

主持人：你们在瑞典的那个家是由一家工厂改造的，是吗？

韦唯：它最早是一家药厂，是生产安眠药的。后来一个芭蕾舞演员与她的丈夫住在那儿，现在就是我们住了。我们把它改造了一番，因为它的空间大，我们二十四小时在家工作，必须要有空间。另外，孩子也多，这样的话，有必要空间大一点，声音好一点。

主持人：人们都在说：“韦唯怎么嫁一个外国老头？”但他对你的爱谁都知道，那你爱他的什么呢？

韦唯：我想所有结婚的人都可能会答一句话，就是合得来，这个很重要。我跟他在一起，总有说不完的话题，而所有的话题，我感兴趣，他也很感兴趣。比如对人，他也是一个非常关心人的人，我也是一个喜欢管闲事的人，在这方面，我们有共同点。又比如说，音乐上我们也谈得拢；在表演和服装上，他也特别愿意打扮他的太太，要给我买衣服、买耳环、首饰等，会尽心尽责地去看我的衣服；在教育孩子上，哪怕很平淡的一件事，他描述起来，孩子就觉得特别可爱。我觉得，我们就是合得来。

主持人：你现在和国内的亲人还经常通电话联系吗？

韦唯：我基本上住在国内，跟孩子们是经常通电话了。也应该这么说，我在国内的时间要比在国外多。所以经常时间一长，就会带着孩子们在国内待一段时间，这样能提高他们中文的语言能力；另外，我也觉得有一个小遗憾，就是说，他们为什么不可以是中国公民呢？那种感觉……

主持人：最近有什么新的打算？

韦唯：首先是配合“申奥”，现在名正言顺了，看来我这几年的工作没

有白做。那首《我相信中国》，我到处在唱。从1996年的奥运会唱起，一直到今年的瑞典“新年音乐会”。唱完后，全场“洋人”起立，我只在“好莱坞”颁奖晚会上，看到过大牌明星出来后，全场起立。所以，自己也感觉到有这种待遇特别骄傲。我没有想到这首歌对“洋人”有那么大的震撼力，在美国也好，在欧洲也好都是这样。接下来还要录制“奥申委”指定的《拥抱》这首歌，还有一首《心中的圣火》，是一个大型晚会的歌曲，也是“奥申委”指定的歌曲，女声由我唱，男声由刘德华唱，也在申奥时使用。接下来，我本人今年如果顾得上的话，想为自己再出个专辑，这也是广大歌迷一直要求我的。还有，“出书”也是大家一直关注的事情，我到现在还没出，但我觉得快了。今年我再努力把这本书写出来，我想一定不会令大家失望的。写东西、唱歌、演电影，都是这样，一定要从心里流出来，我才肯交给大家，请原谅我的拖沓。还有社会的要求，像澳大利亚有好几家电视台建议，在悉尼大剧院为我举办一场独唱音乐会，用当地最好的交响乐团伴奏等等。还有美国那边，经纪人去年就希望能和圣地亚哥大剧院、圣地亚哥交响乐团一起合作，在全美做一次我的巡回演唱会等。这些全要看时间，也要看本人的状态。我觉得今年“申奥”是我工作的一个主要部分以外，还有自己的一些小想法，把自己的音乐工作站建立起来，但就是这个，我也没有时间去做。

主持人：关于演出计划，就像您所说的，国内、国外都有邀请，那你最想要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？

韦唯：最想要做的一件事情，那就是我自己的音乐工作室，只要我有时间把线连上，这就是我最想要做的。

主持人：这是什么样的工作室？

韦唯：就是一套MIDI设备和电脑连起来，然后自己有时间也可以做音乐。现在终于好不容易有了一个大家配合得很默契的经纪人，在管理我的演出，让我有时间可以把精力放在业务上。这样，起码自己可以听一听，弄弄东西。现在是生活也稳定了，前几年老搬来搬去，定不下来。

主持人：这次来上海，是为了在“三八妇女节”晚会上唱《东方女性》？

韦唯：这次来上海参加“三八妇女节”的直播晚会，唱完了我自己也特



兴奋。因为唱完一首好歌，一首难度很大的歌，对自己也是一种陶冶。我自己其实也很喜欢这首歌，因为它的旋律很适合我。另外，彭程编配得也很有现代的气息。因为以前的流行歌，你虽然有感觉，但那时的器材和整个制作跟不上，而现在的音乐制作就不同了。所以，我觉得这是一首挺好的歌。

“世界因为我们而美丽”，我喜欢这句话。它本身具有女人的感觉：（轻唱）我们因为世界而风华正茂，因为有了世界，才有我们。那么，世界也因为我们而美丽……

主持人：你和上海的作曲家夏伟光也经常合作吗？

韦唯：对，我们经常合作的，而我也非常欣赏他的认真精神。我们也合作过几次了，像《共同的节日》上海旅游节节歌就是他写的，词是汤绍智写的，这两个人共同创作了这首歌。

主持人：上次专辑中也有夏伟光写的歌吗？

韦唯：对，上次的专辑也有夏伟光写的歌，应当说他是制作人，一直由他盯着，大家这次合作《东方女性》，我觉得非常默契。新专辑我也再次邀请了夏伟光作为我的制作人，他的认真精神，以及他本身也是专业出身的，又有这么多次的合作，所以他比较了解我的声音。

主持人：今天你的先生还在布拉格？

韦唯：他在布拉格也有电视活动，一般我们是E-mail多。有时实在太累了，就打电话，问问家里那边情况，也和孩子们通电话，老大、老二、老三排着队。现在又换了，先老大，然后老三，再老二。因为老三总是“妈妈，我爱你”，然后“嗨”就这么些，他死活不放电话，十分钟一下子过去了。天哪，妈妈要交钱的。他哪儿懂呢？所以通话的顺序给倒过来了。基本上，我先生在国外，我在国内忙，几乎是他在盯着家庭，给孩子们做饭。一般孩子们喜欢吃爸爸做的饭多，偶尔妈妈做的饭是调剂，都是中国菜。因为中餐没有那么多奶酪之类的，他们喜欢爸爸做的饭。碰着了妈妈做饭，他们就找爸爸，盯着爸爸要吃爸爸做的饭。

主持人：有没有想过再来上海开音乐会？

韦唯：再来上海开个人独唱会，这个还没想。因为开个人独唱音乐会，如果真能够像我想象的那样纯豪华的音乐会，那样做就需要一个特别成熟的制作队伍和经营队伍。而中国现在实话实说，这是个空缺。比如经纪人方

面，大家还是比较生疏。而经纪人往往给人的感觉不是过于奸诈，就是还带着计划经济时代的痕迹。因为现在是市场经济，在国外每一行，舞台经纪、演员经纪、音乐人经纪等等，每一项都是读四年大学，都是要学的，课本是很严格的。而在我们这儿确实是个空缺。“经纪人”的队伍如果在五年、十年之内能够成熟的话，那时候我特别想开这种“豪华的音乐会”，让大伙儿在劳动之余，全家人往那儿一坐，听着音乐会，就像来看一部好的电影，完全进入了一种好的氛围。因为我有这种东西，光靠我自己是无法完成的，这必须要有一种合作。所以我觉得我往往能在西方，就像在欧洲能够达到全场起立的状态，就是因为有这个气氛，有这个环境。还有经济生活也很重要，我想几年后，百姓的经济生活稳定了，思想意识肯定就不一样了，对音乐的理解也不一样了，然后音乐的制作群，经营文化的经营人也起来了。那时候，我再回到上海，好好地开一个演唱会，肯定过瘾！

主持人：作为一个歌手，如何超越自己已有的艺术层次？

韦唯：超越自我，一直是所有艺术家最大的压力。每天早上起来，或晚上睡前，我会问自己明天我还能够怎么做，或者今天我还有什么做得不好。所以，一般都不愿听自己的东西，有时候也不敢听。艺术上的超越靠自己，是不行的。在我没有先生之前，我想超越自己，但超越不出来。如果没有他一个能弹钢琴的人跟我一起走，我也很难有现在的层次。就是因为咱们有这样的默契，作为音乐人也好，作为同事也好，就是因为默契，才会写出像《小河淌水》，才会有《相信中国》这样的歌可以拿到卡内基音乐厅，成为世界上“非常超前”的音乐。那么，我要是能在国际上能够立足的话，还需要中国经济文化的强盛，必须得有这个作为后盾。若没有的话，我个人真的没有能力，这点我估计大家十年后，会理解我这句话的意思。因为我自己打拼了半天，现在亚洲也只有我一个人进了奥运会的独唱音乐会，我代表亚洲，没有别人。所以要想超越自我，必须在中国入世以后，那时我们才能和别人打拼。

主持人：你觉得你的根基在哪里？

韦唯：其实，我一直是立足中国，走向世界的。因为用现代的话讲，这是我的市场，在这儿做这个市场，我不差于任何人，因为我的经验在这里。这么多年，是我自己做出来的。我有很多经验，但是我还需要一个群体，跟



我一样，能够知道我的经验。但是我试了很多经纪人，我都发现不行，有些人是带不出来，教不出来的，他不懂。你要给予他，你要忍让，他都不能理解。只有做过这一行，在乐团呆过，干过，带过团的人才会有这样的默契。但从乐团出来的人，又有这样一点，他的概念不明白。因为你是在美国打拼过的，你在美国一直在主流社会，且你都做得很漂亮。那么如何把我这套知识奉献给大家，也是一个问题。你讲，他听不明白也是一个问题。我在美国回来后遇到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：在美国，人家是求于知识；在中国，还是“你听我说”这种被动地求的感觉。可能我在这里又有点自大了，但我真的是希望我能够给予这个市场更多的东西。所以我觉得，如果文化能“入世”的话，我也不害怕在哪儿，因为我知道这个该怎么做。当然，文化例外，可能会使我们有个适应过程。我希望，我们加入世贸后，在文化政策上把握好，不失策的话，我们应该是与美国有一样的市场，我们的市场太大了。

[编导手记]

第一次接触韦唯是在1996年，那时她还只有一个孩子，没想到这次再度来访，她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。从外表看，没有太多变化，但从她的谈话中感到这些年在国际舞台上的经历，使她的思想变得更加成熟，考虑问题也更加全面，从而完成了她从一个国内歌手走向国际歌坛的转变。韦唯想做出一番事业，也正如她说：“事业”是要许多人共同完成，仅仅靠她个人力量是太薄弱了。韦唯所感悟到的演唱事业的市场化问题，是值得我们细细思量的。



周冰倩

希望能演

20世纪30年代的
人物



主持人：在唱歌和演戏两方面你更喜欢哪个？

周冰倩：目前来说比较专业的应该是唱歌，因为毕竟唱很多年了。其实唱歌还没有我的二胡专业时间长，因为我在上海音乐学院的专业是二胡。演戏是因为我想趁自己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能多做一点事情。演戏不是想玩票，而是想把它做好。所以我也很期盼大家对我的评价，是不是大家认为我还能胜任这个角色。要是说基本上能得到大家承认的话，以后我可能在演戏方面再多一些发展吧。

主持人：好多观众朋友在最近的晚会、节目里看见你，那么最近有什么专辑出来呢？

周冰倩：新的专辑其实一直在考虑中，因为已经有两年没出新的专辑了，只是出了VCD和书《真的好想你》。但是现在真的很忙，全国各地这样奔来奔去，没有一个很完整的时间能够定下心来准备新歌。在下面的一盘专辑里，我主要想有一半以上的歌曲自己来写。毕竟我在音乐学院读了十多年，有这么好的条件为什么不自己做呢？既然自己想写，肯定要有整块的时间安下心来写，但现在确实很少有这样的时间。我的计划今年年底出一盘新的专辑，现在才做了一半。

主持人：那就是说，已经写了一部分了，那有没有最满意的歌曲呢？

周冰倩：有两首，一首是《哭了》，一首是《随波逐流》。名字比较灰，但我觉得挺好听的，也比较流行。

主持人：现在我发觉你在演艺圈里是三方面“大打出手”，你有没有想过下一部戏还想再演点什么？

周冰倩：有，最大的愿望是想演一部三四十年代的，演一个艺人，我觉得我肯定很适合。就是做成那种30年代的头发，像油条那样。然后歌曲要比较多一点，因为我的音乐感觉，让中央电台的导演说起来：你是唱“靡靡之音”



的！所以，我觉得我的音乐感觉，或者我的声音很适合那个年代周璇的那种歌曲。所以要是有机会的话，要是演当时那样的艺人，我觉得肯定很过瘾。

主持人：你是不是觉得像拍的《摇啊摇，摇到外婆桥》里面巩俐演的那种？

周冰倩：就是那个年代的。

主持人：有准备好了吗？

周冰倩：没有，希望有好的剧本。

主持人：好多歌迷会崇拜歌星，你有没有最喜欢的歌手，或者你最喜欢的女歌手是哪位？

周冰倩：我最喜欢实力派的歌手，并不是偶像派的。比如惠特尼·休斯顿、玛瑞亚·凯瑞、席琳·迪昂等，我想大家也非常肯定她们的实力。我就比较喜欢她们音乐的感觉，她们的音域宽广，声音很有特点。从国内来说，比较希望成为像蔡琴这样的常青树，她的歌百听不厌。

主持人：那么你喜欢哪个男影星？

周冰倩：我记得小时候我特别喜欢《海狼》里的男主角罗杰·摩尔。长大了以后，我觉得可能比较喜欢周润发，也是属于演技比较好一点的，不是光靠脸蛋吃饭的那种人，比较喜欢实力派的男生。

主持人：那你在痛苦、郁闷时喜欢听什么样的音乐？

周冰倩：我在郁闷时，不是喜欢听音乐，而是喜欢上街购物，把自己心里的压力驱散掉。要是平时不舍得买的东西吧，现在把它买下，这会让我觉得舒服一点。当然听音乐的话，我觉得更加偏爱听一种深情的歌曲，让人有心动的感觉。在选择音乐上，我会选择如苏芮，包括日本的山口百惠。我喜欢听嗓音和我比较接近的那种，比较有磁性、比较粗一点的。

主持人：那么开心时呢？

周冰倩：开心时也去购物，出去基本上把钱全用完，只剩坐出租车的钱。但开心时方法可能更多一些，会去唱卡拉OK，打羽毛球。因为平时锻炼很少，也希望通过打球能为将来开独唱、独奏音乐会准备好身体条件。

主持人：说到独唱音乐会，好多港台歌手、内地歌手都争着在开演唱会，那你有没有这种想法？

周冰倩：其实我想是想了挺多时候，因为一种是期待，特别想开。另外还有一点恐惧的心里，因为我希望除了自己的《真的好想你》以外，还有几



首是大家很喜欢听的曲子，大家都能唱的。如果再多一点歌曲的时候，我想我可以开一个丰富多彩的独唱、独奏音乐会。因为毕竟我可以唱中文歌、日文歌，也可以拉二胡、弹钢琴等。我希望能在这方面条件成熟的情况下，给大家一个惊喜。

主持人：那我还想问，每个人一生中总有一首歌曲对她来说很重要的，那《真的好想你》给你带来什么？

周冰倩：这首歌确实给我带来很多想不到的事，这首歌曾经挽回了一位四川老人的生命，这已成为佳话。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激励。作为歌手，你自己的作品能够把大家往积极的方面引导，这是件很幸福的事。所以，这首歌给我带来很多积极方面的因素。我希望以后不但有《真的好想你》，还能有别的作品，也能引起相同的反应。

主持人：歌坛现在有这种现象：一首歌曲出来后很多歌手在模仿传唱，那你对这种新歌手的模仿有什么看法？

周冰倩：我自己认为最好有自己的特点。当然一开始，成专业歌手之前，业余的应该去模仿专业歌手，然后逐渐形成自己一种特点，再作为正式的新歌手出现。因为我一开始唱歌也不可能唱自己的歌曲，肯定从模仿别人开始。但一旦你成为专业歌手后，你就应该有自己的特点。我觉得每个歌手，不管是在声音上，或者你的声音跟别人有些类同，但要找突破口，怎么样使自己有点特色，让别人一听就知道是周冰倩的歌，这就成功了。模仿只是一个过程。

【编导手记】

周冰倩是一个敢作敢为的人，当她在二胡演奏事业正要攀登上一个新的台阶时，她却选择了唱歌；当她在国内正走红的时候，她又选择了去日本留学；当她在日本的乐坛取得重要地位的时候，她却又选择了回国发展。凭借一曲《真的好想你》而又登上中国歌坛的顶峰，她是上海本土培养的少数几个在国内外有影响的歌手之一。唱而优则演，她还尝试着演出了影视剧，尽管没有像她演唱那么红火；但，我想，大家可以从她那里得到的一点启发，就是：永远挑战自我，永不轻易言败。



李玟

喜欢跳舞

LIWEN



主持人：能否先介绍一下你的最新专辑？

李玟：这张专辑总共十二首歌，十一首是自己来挑选的，第十二首就是主打歌《Do you want my love》。它的意思是爱情，和爱很有关系。其实在一个女孩子的生命里面有很多不同的爱的感受，这可能有的是友情，有的是爱情。有这个感觉就是追求爱的时候。而渴望有爱情的时刻，就已经有爱情的那种感觉，following in love 的味道了，当然也有失去爱情时候的那种痛苦，然后你就希望你的朋友在你的身边安慰你，所以这种感情是真实的，是我们每个人都能体会到的。男生听了这张专辑就知道，女生原来需要些什么。

主持人：能否推荐几首你最喜欢的歌？

李玟：我最喜欢的当然是《Just know on the way》，那是我最喜欢的，所以这张专辑也叫《Just know on the way》。这首歌曲编曲是比较罗曼蒂克的，比较适合晚上听的。另外，它的歌词是蛮有个性的。因为现在女孩子都很勇敢，我想说什么，我可以讲出来，我不会害怕、不会害羞。但是那首歌有点奇怪，它不太过分，还是有女孩子害羞的一面。所以我最想推荐的是《Just know on the way》这首歌。另外还有一首《I will be your friend》，我非常喜欢。因为它好像在写我，和我的歌迷与我的感情。因为它有一些歌词比如说：“不管在我生命里面，众多人来来往往的，在你面前走来走去，可是如果我们是朋友的话，那我们这段友情会永远留在脑海里，可能我寂寞的时候，喊你的名字就觉得你在我身边安慰我。”这首歌写得非常棒，在唱的时候非常轻松愉快，还有一个是适合跳舞的《Do you want my love》。这首歌词写一个“坏女孩”，带一点挑逗，也不是那么坏，就是有一点你要我的爱吗？你会做一些什么来得到我的爱？这首歌虽然有一点大胆，但还是带一点害羞的味道。有一首跟《Do you want my love》很像的，听起来就想跳。还有一首是《Will ever you go》，这首歌的编曲是曾



经帮助席琳·迪昂制作过歌曲的著名音乐人。

主持人：你和这些制作人第一次合作最大的感受是什么？

李玟：其实我学到最大的是如何做人，他们看到我们东方人就觉得没有办法唱黑人音乐，就像我这次跟很多黑人制作人合作，我进录音室是不化妆，不弄头发，而穿运动服。但是他想象不了我要唱一个需要肺活量很大的歌曲，所以每次看到我时，就用一种怀疑的眼神看我，会害怕我这首歌唱不好。而我进录音室后，首先感觉我是中国人，他们一定会觉得我唱得不好，但我要唱得比白人、黑人歌手还要再好一点。我要冲破这种偏见，然后进去唱完之后，距离就完全打破了。

主持人：幕后你一定做了很多努力，那你在幕后练这些歌曲有多长时间？

李玟：其实练歌蛮快的，我是从几百首歌曲中去挑选的。一张DEMO CD里面有十首，我从十首里挑选三首，然后就作了一个DEMO，有歌词的，就在饭店练，可能练两天就要去录了。在亚洲录专辑都喜欢录很快，一天能录两首歌。我和席琳·迪昂的制作人合作五十分钟就唱完了。然后他说，另外一个歌手能录音这么快的，就是席琳·迪昂。他说美国歌手大部分录音比较慢。

主持人：我们来说说你的MUSIC VIDEO，好吗？

李玟：好。

主持人：我记得你的《Do you want my love》，其实用了瑞奇·马丁的一个场景，那么谈谈你拍的过程中有意思的事情，好吗？

李玟：这张专辑总共拍了两首歌曲，一首是《Before I following love》，是首抒情歌曲；另外就是《Do you want my love》，我们第一首用作主打歌。我记得第一次拍快歌的时候很过瘾，因为每一个人在镜头里面都试过镜的，有的看不到也要试镜，有四个男主角，都是我自己去挑选。那天我坐在家里等他们拿带子给我，总共有一百位男生，都是专业的模特，然后我去挑选四个味道都不一样的男生。排舞花了整整两个星期的时间，DANCE也要去试镜，试镜有很多个，大概有一百五十个，然后他们一排五个，五个这样去跳，最后我去挑选尽量挑多一点东方人，要照顾一下自己人。

主持人：那么谈谈这些之外的事，我想你给大家的感觉就是很开心、高兴的感觉，那么生活中有没有什么不高兴的事情呢？

李玟：其实要我不高兴蛮难的，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不好的事情都有它的